

程

卓茂傳第十五

後漢書二十五

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濂傳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舉於

長安事博士江生

江生魯人江翁也昭帝時為博士號魯詩宗見前書

習詩禮及歷筭究

極師法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

同而皆愛慕欣欣焉

東觀記曰茂為人恬蕩樂道推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

辭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為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

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

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

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

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

密令洛州密縣

也勞心諄諄視人如子

諄諄忠謹之貌也詩曰諄諄爾諄諄音之順反

舉善而教口

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家語曰必于賤為單父宰人不忍欺人常有言

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部謂所部也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

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

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

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

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救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

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

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

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

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妻善書吏歲時遺之禮也

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

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

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

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

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今茂不為嫌理事自若東觀記曰

並居父之吏人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

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灾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漢書

郡監縣有五部部有督郵錄以察諸縣也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是時王莽

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王莽攝政置大司農部丞十

書及東觀記遷茂為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

攝以病免歸郡常為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

茂為侍中祭酒續漢志曰侍中無負掌侍左右顧問

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

詣河陽謁見東觀記曰茂時年七十餘矣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東身自

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

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谷之間王子比干紂殺之商谷啟賢臣

武王入殷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畢公表商容之間表在顯也閔里門也事見史記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

侯食邑二千戶東觀記續漢書皆作宣德矣賜几杖車馬衣一龍絮絮五

百斤單復具謂之龍襲復以茂長子戎為太中大夫次子崇為中郎

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

子崇嗣徙封況鄉侯官至大司農沉鄉在琅邪郡不其縣崇卒子琴

嗣琴音丑金反又所金反琴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

無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眾侯劉宣楚國龔

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子

泉哀帝初守新都令新都縣屬南陽郡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

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為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

自絕光武即位求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

安眾侯出少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

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龔封安眾侯擢龔勝子賜為上

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勳事在玄孫邕傳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虓虎

詩曰關如虓虎嬰城言以城自嬰也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字書曰倥偬窮困也給足也日從事多不暇給時已七十餘

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間立館何異

哉史記燕昭王即位欲雪齊恥以招賢者得郭隗為築宮而師事之於是蘊憤歸道之賓蘊積也

越關阻捐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

而不校鄰於怨校報也鄰近也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于

怨謂為人所怨也悔曷也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傾公為楚所滅
遷於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問自魯而徙祖父匡
王莽時為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匡設六筭之法以公其建
窮工商故曰權數武初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
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公羊傳曰賻乃歸服喪禮過成人
貨財曰賻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高祖特魯閉
申公詩也戶誦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
趙喜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問遺也恭憐
不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
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
乃始為郡吏太傅趙喜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
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豫也喜復舉恭直言待詔公事

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
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
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
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
史泣涕共留之續漢志曰縣
置掾史如郡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
恭貫不問貫寬貸也
音時夜反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蝗傷
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
恕掾肥親往廉之仁恕掾主獄屬河南
尹見漢官儀廉察也恭隨行阡陌俱坐桑
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
將雛親瞿然而起瞿音夕
住反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
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
有仁心此三異也父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

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

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續漢書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

日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

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

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

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

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陛下

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陲為人除

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

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

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帝崩也陛下躬大聖之德

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

警蹕之音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蹕入蹕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

警蹕之音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禮記檀弓曰魯人顏丁善居

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

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

天氣為之舛錯况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

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史記古公修后稷公劉之業國人皆

日人以我故戰殺入父子子不忍為乃與私屈盡去邠止于岐下邠人舉

與鳥獸無別夷平也肆放也言平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

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字書曰羈馬絡頭

也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

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

也

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辭也字

誠信也缶土器也王弼注云親孚天下著信盈缶應者豈一道而來故必有它吉也言其雨沛我之缶誠來有

我而吉已比卦坤下坎上坤為土缶之象也坎為水雨之象也坎在坤上故曰其雨沛我之缶有誠信則它人來附而吉也

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

臧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

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

已困矣永平十六年竇固祭彤取東來苗等四道出擊匈奴固至天山擊走乎衍王彤坐不至深邪山無所見而還下獄免為庶人也

白山之難不絕如縆白山即天山也言彤固擊匈奴固至天山彤還下獄同歷艱危故曰如縆公羊傳曰中國不

絕若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永平末年焉耆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殺吏士二千餘人迄

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為累息柰

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

定各反便者王首分部督趣音上下相迫民間之憂

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

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

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中察人志足以知

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

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於人

恭輒言其便無隱諱其後拜為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

日盛遷侍中數召讌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焉遷樂

安相章帝孫千乘王寵相也和帝少千乘國為樂安國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是時東州多盜賊

群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諡文曰以財相購曰贖其

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博昌尉屬千乘國今青州縣也

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永元九年徵拜議

郎八月飲酎齋會章臺詔使小黄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

中勅使陪乘勞問甚渥及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

莫能枉其正十二年代呂蓋為司徒漢官儀曰呂蓋字君上范陵人十五年

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為郎中賜駙馬從駕駙副也非正所乘皆為副說文曰駙

馬副也時弟亦為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

續漢書曰坐族弟弘農都尉炳事免官也煬帝即位以恭為長樂衛尉永初元年

復代梁鮪為司徒漢官儀曰鮪字伯元河東平陽人也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

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因此遂成盛夏斷獄恭上

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若順也尚書堯典曰乃命憂義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憂

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悉良退貪殘奉

時令言順月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

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子孟夏而

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賤之化月令曰孟夏命

其禁後遂賢良舉長大因以盛夏徵乃農人拘對考驗連

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漢官儀曰司隸校尉董重領京師及三輔三河弘農而

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貪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

郡縣廉考非急速捕一人罪延十數逮及也辭所連上逆時及即逮捕之

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東觀記曰五月姤卦用事姤卦巽下乾上初六一陰爻生

五月之卦也本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誥理也易姤卦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令誥四方

後作后古字通象也后君也故以喻人君施令也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

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易復卦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夏至宜止行也五月陰氣始生故曰微陰

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

飢流冗元散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爾雅曰種與始也萬物皆

含胎長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

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

注禮記云申之氣乘之也苦雨 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實也

白露之類也時物得而傷也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西之氣乘之也八月人傷於疫大陵之

也大陵星名春秋合識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又

繫故特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

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即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

罰以清矣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

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矣曰夫陰陽之氣相

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

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

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謂氣候及星辰其變者唯正

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夏以建寅為正服色犧牲徽號器械

為正尚赤周以俛半為朔殷以雞為朔夏以平旦為朔祭天地

為正尚赤周以俛半為朔殷以雞為朔夏以平旦為朔祭天地

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

用龍以喻陽氣易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

煦燄萬物養其根芟芟草根也音該又音皆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

氷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

道至堅冰也易坤卦象辭也馴順也言陰以卑順言五月微陰

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

帝深惟古入之道助三正之務定律著令三正三歲也前書

施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一日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一而

地二曰地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十三

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異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

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

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

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況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

獄緩死

易中孚象詞也稽覽

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

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

數十人而其者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

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諸生不有鄉舉者乎

終無所言

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為稱三年以老

病策罷六年年八十一卒於家以兩子為郎長子謙為隴

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徒

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不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

遂杜絕交游

五經以魚目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名儒後歸郡為督郵功曹

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

大司農劉寬舉不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不在高第除為

郎遷新野令視事其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務仁表

賢明慎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

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

時移住學宮不止不聽

不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

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譎事不可聽詔從

不亡王以此憚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

喪大記 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官傳五帝之道修

皆正寢禮

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吏人重之永元二年遷東

郡太守不在二郡為人修通漑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

名士續漢書曰薦王龔明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暮後坐臬

賁人不實徵司寇論十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續漢志

百石時侍中賈逵薦不道執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會

召見諸儒不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

不說罷朝特賜冠幘履鞮衣一襲不因上疏曰臣以愚頑

顯備大位大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甄別

衣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

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規圓也

權秤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口不

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

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

相戒尚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安汝止慎乃在位

外錄戒禹曰慎厥身脩思求博叙九族在知人禹曰吁成若特惟

帝其難之顯周公箕子之所陳周公作無逸立政二篇以戒成王箕

是相誠也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易賁卦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

解人文則化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

罪芻蕘採薪者也大雅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

遺失十三年遷為侍中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

者大將軍鄧騭舉不再遷復為侍中左中郎將再為三老

三老解見明帝紀也五年年七十五卒於官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句音世有禮義霸少喪親兄

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八遷和帝時為鉅

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它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
懷慙譖訟遂息永元十六年徵拜將作大匠明年和帝崩
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百縣吏以厲霸霸
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令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
皆懷恩力作倍功延平元年代尹勤為太常明年以病致
仕為光祿大夫永初五年拜長樂衛尉以病乞身復為光
祿大夫卒於官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

極師法稱為通儒未嘗與人爭競利之事也隅角也觀四隅之風占之也父崎順帝時為司徒崎音立

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

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

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

不校校報也論語曰魯曰犯而不校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

輿也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為東海相東海王璽

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温仁多恕

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吏以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

推之自下灾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

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續漢書曰博士祭酒秩六百石

處士有道藝而在家者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

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殺洛

宮殿簿云華光殿在華林園內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校尉遷宗正轉

光祿勳嘉平五年代許訓為太尉漢官儀曰許訓字季師平輿人靈帝頗

好學執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被加也為酒所加也

被音平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

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說文曰澡手京

師以為諺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又大醉而還迂久猶客

不堪之罵曰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

令志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

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

稱為長者後以日食策免拜衛尉光和三年復代假頰為

太尉在職三年以日變免又拜永樂少府遷光祿勳以先

策黃巾逆謀先策謂以事上聞封還鄉侯六百戶還音中

平二年卒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謚曰昭烈

侯子松嗣官至宗正贊曰卓魯款款情慤德蒲誠也仁感昆蟲愛及胎卵

寬霸臨政亦稱優緩

卓魯魏劉列傳第五

卷五

世

後漢書二十六

後漢書二十六

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伏湛字思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

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為

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別自名學為高密王寬傳也寬武帝

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為博士弟子五遷至王

莽時為繡衣執法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史曰執法故曰繡衣執法也使督大女姁遷後

隊屬正王莽改河內為後隊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

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

徹膳禮記曰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麴糲糲米也

九章筭術曰粟五十石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為糲也

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

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

斬之狗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

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

也幹主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

以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

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為大司徒封陽都

侯陽都縣名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東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

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五國謂西伯受命伐犬夷伐密須伐耆伐邠伐

崇見史記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

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鈎援與爾臨

衝以伐崇庸詩大雅也仇四也鈎援係所引一城也臨臨車崇庸也衝衝車也庸城也崇侯偃偃紂為無道故伐焉崇庸

守先退後伐左氏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所以重人

命候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

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

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

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

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

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

艱阻今充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

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

况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

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

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

慮以中土為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

即獲索賊帥徐少也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

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具

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

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

酒禮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蒸祭高廟

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

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

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

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前在河

內朝歌及居平原

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

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眾賢百姓仰望德義

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

貌堂堂國之光暉

白首不衰

遠人

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

柱石之臣宜居輔弼

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贛不足以知宰相之才

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

富平縣名屬平原郡故城今棗州厭次縣也

顛沛猶

不其縣名屬琅邪郡其音基

大雅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股肱良哉

訖竟也玷缺也自行

朝歌河內縣名也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王莽改河內為後隊謂湛為隊屬正也

髮謂童子並髮也

先後相導也詩大雅曰予有先後先音先見反後音胡口反

蕃屏勸進忠信今四方諸侯咸樂而首仰望京師

柱石尚書太傅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發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

之弼

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

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蓋舊制九州共

選五人以任尚書今則一郡乃有二人故欲以湛代一人之處可以湛代頗為執事所非但臣詩

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

聞十三年夏徵勅尚書擇拜吏日未及就位因讌見中暑

病卒賜祕器帝親弔祠遣使者送喪脩冢二子隆翁翁嗣

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祠東觀記曰晨祠尚高平公主晨謙敬博愛好學

尤篤以女孫為順帝貴人奉朝請位特進卒子無忌嗣亦

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

無忌與議即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中書內中其成數也藝謂書數射御術謂醫方卜筮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

與黃景崔定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題曰

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為八卷見行於今無忌卒子所負嗣官至大司農

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長公主女為孝獻皇后曹操

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

東州號為伏不關云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東觀記隆作盛字伯明仕郡督郵建武二

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

地拜隆為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

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與兵除亂誅莽故羣

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

盜賊從橫忤逆天心三王見聖公傳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

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潰

散於昆陽王即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全趙謂舉趙之地大彤

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
屬籍爵為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詐
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
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青徐羣盜得此惶
怖獲索賊右師即等六校即時皆降右或為古張步遣使隨隆
東觀記步遣其詔闕上書獻鰓魚郭璞注王蒼云鰓似蛤而著石
錄孫曰立法闕之其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
石決明一名鰓魚音步角反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今長以下隆招
懷綏緝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酈生酈食其也說齊王
音異即拜步為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為齊王
步貪受王爵允豫未決允音以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
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

州隆不聽二州青州徐州也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

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危授命

不顧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

為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

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累託也音力為反陛下與皇后太子永

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

謂有蘇武之節武帝時蘇武使匈奴會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

辭武不屈節引佩刀自刺單于欲降武武不降杖節牧羊海上恨不且

許而還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五年張

步平車駕幸北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

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作家以子瑗為郎中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職元

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成帝時任霸為太子

舍人漢官儀曰太子舍人選良家子孫秩一百石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

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洽穀梁春秋為元都

講東觀記曰從鐘寧君受律也王莽初五威司命陳崇舉霸德行遷隨宰

者多為寇盜霸到即案誅王莽傳曰置執法左右刺姦選能吏糾案執位者

為執法刺姦王莽傳曰置執法左右刺姦選能吏糾案執位者

無所疑憚後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改昭淮郡為淮平及王莽

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東觀記曰遣謁

者侯盛前州刺史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

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暮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

恐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受書

真以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

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

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

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月令春帝德行慶施惠下人故

曰寬大奉四時謂依月令也明年代伏湛為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明察

守正奉公不回十二年霸薨帝深傷惜之親自臨弔下詔

曰惟霸積善清絜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

侯高祖以列侯為丞相武帝以元勳命皆書拜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因以為故事朕以軍師暴露

功臣未封緣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

呼哀哉於是追封謚霸則鄉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戶子昱

嗣臨淮吏人共為立祠四時祭焉以沛郡太守韓歆代霸

為大司徒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

學

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魏黜公孫述
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為
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
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其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
歆及子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厭音反
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成禮具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禮後千乘歐
陽歆清河戴涉相代為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
居相任其後河內蔡茂京兆王況玉音魏郡馮勤皆得薨
位況字文伯性聰敏為陳留太守以德化人遷司徒四
年薨是後徙封於陵侯於陵縣名屬濟南郡故城在今淄州長山縣南永平中兼人
僕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立

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侍中

時為其工王莽改少府曰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

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

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為大司空封桐邑侯音詢

洵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宣平

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

及揚雄劉向父子幾音祈洽洽也幾近也前書班固曰谷永經書沈為疏達不能洽洽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故弘

引於是召譚拜議給事中帝每譙輒令鼓琴好其敏聲弘

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止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

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

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論語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

也史記曰鄭音好濫淫志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

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
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
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
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雅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
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及猶繼也弘當燕見御坐新屏風圖畫
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
為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
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其論朝臣微觀其意主
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
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父富易妻人情乎
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
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

汝河樓數年卒無子國除弘弟嵩以剛彊孝烈著各

河南尹高子由章和間為太尉坐阿黨實憲策免歸本郡

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仲和以經行著名舉

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建元年為東平相度遼將軍為東平王

蒼魯孫立名節以威恩著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太

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前在方外

仍統軍實仍類也統領也軍實謂軍之所資也左傳曰隨軍實懷柔異類莫匪嘉績戎

車載戰邊人用寧予錄乃勲引登九列因病退讓守約彌

聖將授三事未克而終朝廷愍悼但其愴然詩不云乎肇

敏戎功用錫爾祉大雅江漢之詩也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

也社謂其令將相大夫會葬加賜錢十萬及其在殯以全

素系羔羊之潔焉詩國風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紝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減膳也言卿大夫皆衣羔羊之裘素絲自

或嗜食從於公事子則字元矩為鄢陵令亦有名迹拔同郡高

著扶風法直稱為知人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

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

爽深以為美時人亦服焉

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

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遠業謂德禮小數謂名法也故惠公造次急於

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

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心者也本也君子以之

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以之得謂行道義而得固可貴矣以之失謂行道義而失亦為得也

宋弘止敏系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在佳賢不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博士對

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以病自

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避難歸之融

欲以為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

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

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

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

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

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

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

因恩執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編墨棄而不

用編墨論斧斤廢而不舉斧斤謂刑戮也賈誼曰釋斤斧之用也近湖陽公主

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寃魂不報

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

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

戚僑逸賓客放濫宜勅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

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也建武二十年代

戴涉為司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二年薨于位時年七十

二賜東園梓棺賻贈甚厚東園署名各土作棺也茂初在廣漢夢坐大

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屋之大者

殿也極殿梁也前書音義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

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入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

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衮職

有闕君其補之三公服衮畫為龍龍首衮然故言旬月而

裁徵焉乃辟賀為掾賀字喬鄉雒陽人祖父堅伯父游君

並脩清節不仕王莽賀能明法累官建武中為尚書令

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

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鄉忠

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

服黼黻冕旒三公服衮冕黼若斧形黻若兩已相背冕以木為之衣

也天子十二旒勅行部去檐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

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

以清靜稱在官三年卒詔書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

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

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天常自耻短陋恐子孫

之似也東觀記偃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

八歲善計計筭術也初為太守銚期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

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

成而為豪右焦廉等所反音備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宗

親歸期期悉以為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為郎

中給事尚書東觀記魏郡太守范滂上疏薦勤然始除之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

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

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

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為能尚

書衆事皆令總錄之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閻揚揚素有譏

議帝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女姦大怒賜霸爾書曰崇山

幽都何可偶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也偶對也言將殺之不可止黃鉞

一下無處所鉞斧也黃金飾之所以戮人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

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釋

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年以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尚

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

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讒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

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朱浮為大司空坐賣弄國恩免又為

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

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訾量也言無訾量也比之忠臣

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

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

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

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元年薨東

記曰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何園陵還勤燕見前殺

盡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太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薨帝悼惜之使

者弔祠賜東園祕器賙贈有加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屬國都尉中子順尚平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

平陽主明帝女建

初八年以順中子奮襲主爵為平陽侯薨無子永元七年

詔書復封奮兄羽林右監勁為平陽侯奉公主之祀奮

弟由黃門侍郎尚平安公主

章帝女也臣賢案東觀記亦云安平皇后紀云由尚平邑公主紀傳不同

未知勁薨子卯嗣卯延光中為侍中薨子留嗣

趙喜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

喜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

疾病無相距者喜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

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卧自搏

自搏猶叩頭也

後病愈

悉自縛詣喜喜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

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

趙氏有孤孫喜信義著夏口願得降之更始乃徵喜喜

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爾粟犢豈能負重致遠乎

犢角如牛

栗言小也禮記曰天地之柱角爾即除為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

氏遂降喜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

大悅謂喜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

武帝謂劉德為千里駒故以喜比之

會王

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乃拜喜為五威偏將軍使

助諸將拒尋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喜被創有戰於方還拜

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喜為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

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

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彊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

喜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

通曰俗說鹿車毋道逢賊或欲逼略喜輒言其病狀以此得

窄小裁容一鹿

列傳十六

三

免既入丹水

丹水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臨丹水

遇更始親屬皆裸跣

塗炭飢困不能前

塗炭者若陷泥墜火喻窮困之極也

熹見之悲感所裝縑

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熹素與

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熹與奉合謀帝以為疑

及奉敗帝得熹書乃敬焉曰趙熹真長者也即徵熹引見賜

鞍馬待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熹守簡陽侯相

熹不肯受兵

東觀記曰勅熹從騎都尉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單路熹白上不願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況上許之

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熹熹乃告警呼城中大夫示以

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降荆州

牧奏熹才任理劇詔以為平林侯相攻擊羣賊安集已降

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琅邪相豪猾并

兼為人所患熹下車聞其二孫殺人未發覺即窮詰其

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

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犯法律不可

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貫出子

春其年遷熹平原太守時平原有盜賊熹與諸郡討捕其

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熹上言惡惡止其身

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

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於

是擢舉義行誅鋤女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

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

人各各前言趙熹篤義我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為熹所

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熹入為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為英

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

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來入朝帝令熹典

邊事思為義長規規謀也熹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

而定復音伏謂建武六年徙雲中五原入於常山居甫間至二十六年復今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苟合未有還人蓋熹至此請徙

盡今二十熹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

泰山及帝崩熹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

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

序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

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熹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

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永元

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老中山相薛修事不實免修老

中山王其冬代竇融為衛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

真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為釋服

賞賜恩寵甚渥熹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

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八行禮事脩舉肅宗即位進為

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為郎中史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門

建初五年熹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

四謚曰正侯子代嗣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將

軍劉尚征羌坐事下獄疾病物故和帝憐之賜祕器錢布贈

越騎校尉節鄉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

嗣無子國除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

大夏侯名勝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為豐令

司徒舉為茂才也視事二年縣無獄訟為州郡最司徒范

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理狀漢官

范遷字子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為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

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為大鴻臚十一年代鮭陽鴻為大

司農鮭陽姓也音胡佳反是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

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

數嗟歎以為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為司空恭字叔齊伏

也見東觀記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肅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

代趙熹為太尉與熹參錄尚書事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

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弱勅太尉掾史

教其威儀進止贈賜恩寵馬密焉又賜冢塋地於顯節陵

下除麟為郎

韋彪字子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為丞相祖賞

哀帝時為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室

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

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後歸教授安貧樂道恬

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顯宗聞彪名永平六年召

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肅宗即位以病免

徵為左中即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比上疏乞

骸骨拜為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於親戚建

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

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

臣中宗宗衰顯先勲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

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

為鄴侯建初二年己封曹參後曹湛為平陽侯故不復及

焉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冢還拜大鴻臚是

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

寔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

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

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

孝子之門孝經緯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

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之邑也家臣稱孟公綽性寡

欲趙魏老優閒無事滕薛小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

心近薄蒼頡篇曰鍛推也鍛鍊猶成熟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猶工治陶鑄鍛鍊使之成熟也前漢路溫舒上疏曰鍛鍊而周內之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論語孔子曰

為先不可純以閥閱史記曰閥閱者然其要歸在於選三石

後多以苛刻為能二帝光武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因感

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身以來

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

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

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

書百官志曰尚書主知公卿二千石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問

者多從即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

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長者雖進退舒遲時有

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監雷夫捷急之對雷夫官名

上林豎虎圈因問上林尉禽獸簿不能對虎圈雷夫從旁代對響應無窮

文帝拜雷夫為上林令張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出口豈効

比雷夫棠棠利口捷急哉文帝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木質也訥

善曰周勃木強少文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即職而

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塞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也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憲行司徒事從行還以病乞身帝遣小黄門太醫問病賜以食物憲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憲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篤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禮記曰七十曰耆五十曰艾不可復以加增恐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太子舍人詣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續漢志曰中臧府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幣帛金錢貨物也永元元年卒詔尚書大鴻臚章憲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

十萬布百匹穀二千斛憲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

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常卿子族子義義字季節高祖父

玄成元帝時為丞相初憲獨徙扶風故義猶為京兆杜陵

人馬兄順字叔文平輿令有高名平輿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北次

兄豹字季明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謂曰

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躋升也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

相薦子其宿留乎宿留待也宿音秀宿音力救反豹曰大馬齒衰旅力已劣

旅衰也尚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矜滯疾不堪

文待眩風疾也眩音亂也謂視不明之貌也眩音縣音亡遣反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

起愷追之徑去不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義少與二兄齊

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辟舉理劇為廣都長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

州成都縣東南其陵陳二縣令其陵故城在今具州清河縣西北陳屬梁國今陳州政甚有績官

曹無事宇獄空虛數上書順帝陳且依古典考功黜陟徵
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貶刺竇氏言既無威而必
抑不遷以兄順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為生立廟及
卒三縣吏民為義舉哀若喪考妣豹子著字休明少以經
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
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返有
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勸著遂不
就徵敦猶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以陳蕃竇武既誅海內
多怨欲借寵時賢以為名假借時賢寵禁以求美名用解怨白帝就家拜著
東海相東海王懿相也即東海王疆四代孫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巾幅
既服冠冕故解幅巾政任威刑為受罰者所奏坐論輸左校左校署名
父後妻憍恣亂政以之失名竟歸為女妓人所害隱者耻之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尚書曰有能奮庸兩邦謂湛為平大尹
淮人孺慕徐寇要降徐寇謂徐異也弘實體遠
仁不忘本謂不忘禮憲政多迹彪明理損牟公簡帝身終上
袞

伏侯宋蔡馮趙牟章第十六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後漢書二十七

南宋范曄撰善草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凝傳汝舟校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

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

連召常寢疾不仕王莽為宰衡辟命不應周公為太宰伊尹為

為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即位徵為

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前書曰御史中丞秦官秩千石在殿

領侍御史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續漢志曰

人千石秦官武帝用會同竝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

年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說文曰苛細

也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

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二龔謂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

書 即賜布帛帳帷什物周禮幕人掌帷幄幕鄭玄曰在傍曰帷爾

其其器物故通謂四年拜大司徒司直司直武帝元符五年置比

生之具為什物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為大司徒中興因而不改置司直至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曹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大字見前書及

書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

擔石之儲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甕為擔今江六年卒於官帝敏

惜之除子彪為郎東觀記曰彪官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

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周易家人卦曰家有及在

鄉黨詳言正色詳審三輔以為儀表儀法也表正也人或謂

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

可乎成哀間為二千石王莽時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為左

為郎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

而步告謂也生歸謂請假歸寺門即平陵縣門也主簿進曰

位尊德重不宜自輕郡守所居曰府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湛曰

禮下公門軼輅馬輅大也君所居曰輅輅車曰輅車馬曰輅馬輅車

輅記曰大夫士下公門式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論語之文也鄭

貌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史記孔子謂門弟子曰魯墳

桑與梓必五年拜光祿勳前書光祿勳本名即中令秦官武帝光

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

言白馬生且復諫矣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

為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建武十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

中東門候舍漢官儀曰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門名上東門次南

一人秩六百石候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

大司徒戴涉被誅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帝彊起湛以代之湛

至朝堂遺失洩便洩小便也洩音所流反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

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

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周急謂周濟困急也孔

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東觀記曰載酒肴

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其墮孀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孀與嬾同音力曹反邑

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

使黠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

為辦鄉鄰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

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

遵字孟公杜陵人也見前書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其豐且丹乃懷

嫌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嫌出自機杼遵聞即有

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東觀記曰更始時

過辭於丹丹曰俱遭反覆唯我二人為天所遺今子當會前將軍鄧

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

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

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荅

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

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

結侶將行而怒而撻之令寄嫌以祠焉東觀記曰寄帛或問其故丹曰奚道

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史記曰管夷吾謂上人尊

管仲貧困管鮑叔牙鮑叔牙終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

叔前書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並琅琊人也二人相善時人為之語王

陽在位貢禹彈冠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張耳陳餘初為刎頸

言其趣合同也將兵殺陳餘於泜水之上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二人故知全者鮮

為友者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為難並見前書

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夏侯勝之從兄子也建受尚書於勝處小夏侯見前書王莽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

人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

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

六年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

婦曳柴從田中歸東觀記曰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

緣見夫人妻白妾是也苦掾無書掾即謂鮑恢司徒之屬也言勞苦相過更無書

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

築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楊雄方言曰屑屑不來貌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玄纁聘之

遂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於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此

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原其本心真偽各異利仁者謂心非好仁但以行仁則於己有利故假借仁道以求利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為不期於體而自然自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疆仁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同過其仁則可知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文子者季孫行父之謚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事見左傳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川人也武

帝時為丞相汲黯曰以三公而身服布被詐也事見前書

事實未殊而譽毀別議何也將

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其疏薄良妻

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

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

令外不其然乎真偽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謂體仁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謂體信仁與亦同也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張湛不屑矜偽之謂斯

不偽矣介也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也案杜對博郡本魏郡繁陽人也武帝時從茂陵父鄴成哀間為

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

文采竦字子夏祖父皆至郡守竦必孤其母張敬女也竦從敬子林從

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詠聖善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

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滂孟冀等倫反將細弱

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褫解也言接

刃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

言知天道有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

今將軍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

車不畏天乎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詩曰不畏乎天不規乎人賊遂釋之俱免於難隗

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為持書平後因疾告去辭還

祿食冀復欲令疆起遂稱篤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

臣諸侯所不能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蓋伯夷

叔齊恥食周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歸文王

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平殷亂而二人恥之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今且從師友之位須

今且從師友之位須

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
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揚賢於
隴坻遂殺之賢具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
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
還三輔乃徵拜待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
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
大夫咸推其博洽東觀記曰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在
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
車馬之饋可且以解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力獲
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
子曰人當以此為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他博廣也洽備也言其所聞見廣大也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
皆長於古學在儒林傳與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
林得與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聞然
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

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

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

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

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

大議郊祀制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

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

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東觀記載議

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其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人不
曉信言提其耳終不說論后稷近周人所知之又據以興基由其祚詩曰
不惑不忘率由舊章宜後代主良為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

遂趙秉申屠剛及隴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

年司直官罷以林代郭憲為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

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
郎將皆管加官也見續漢書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

六

報見誘進朝夕滿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執不勝左傳曰凡亂在外為姦在內為亂宜增

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

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皆論語之言也政謂禁令刑謂刑罰格來也言為政之法初訓導之以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以刑罰則人但免罪而已而無恥之心若教導之以道德齊之以禮義則人皆有恥慙之心且皆自來服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

之五刑不過三千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尚書五刑篇曰五刑之屬三千大漢初興詳覽

失得故破矩為圓斲彫為撲蠲除苛政更立疏網史記曰漢為圓斲彫而為撲蠲為網漏吞舟之魚亦方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

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前書曰有司吹毛求疵非成譽非其本罪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

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

上下相逼為敝彌深道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逼以文避法焉巨愚以為宜如舊

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

重選官屬以林為王傳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傳數被引命

或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讓

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東觀記曰王又以師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

以道七稟假有餘若明年代丁恭為少府恭字子然山陽人在儒林傳

年復為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為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為任

職相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為郎詔曰公疾子

孫必復其始左氏傳晉大夫辛廖之言賢者之後宜宰城邑其以喬為丹

水長冊水縣屬南陽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詐窮則道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詐窮則道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詐窮則道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詐窮則道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詐窮則道

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論語曰子

曰言忠信行篤敬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趙孟晉大夫趙盾也

趙盾戮諫之靈公患焉使鉅鹿賊之晨性寢門關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

假寐寤退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

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

易繫辭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

助者順不誣言必蒙天人之助也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為廬江太守有清

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南衣裝買產業

鬻賣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符即緇也前書音義曰符信也

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為符信買符非真符也東觀記乃慨然嘆曰母

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續漢志曰諸侯使車皆既至京師常為

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

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

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

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

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為更始發喪哀經盡哀長服斬衰裳上

在首喪者曰經首經象縞布冠要經象大帶經之言建武二年遂潛

逃去敝衣閒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

鄉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

歎曰昔明王興化鄉士讓位毛萇詩傳曰虞芮之君爭田相謂曰

至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大夫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勅以丹事編

署黃堂以為後法黃堂太守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

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

年代李訢為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

齊名相善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

卒於家時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遷有清行代為司徒遷
字子廬沛國人初為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
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
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史記楚後孟曰孫叔敖子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
以為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
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郭丹家
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
帛子孫竟蒙寢丘之封孫叔敖楚莊王之相也期思縣人史記曰楚
邪遂霸諸侯呂覽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
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
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
失寢丘縣名後漢改為固始今光州固始縣也
州郡入為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
其嗣長子字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濟

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為郡吏東觀記曰良

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東觀記曰

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東

敬愛上疏薦良曰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

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

躬儉安貧白首一節言雖著者老又治尚書學通師法東觀記曰

絕矣憂責深大絕猶也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

良良觀魚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取以言受進終不

肯謂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為西曹蒼甚相

記曰良時晚曰門下掾告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入庶因之今良昔

尚無縹望曰議曹伯竊自無縹望足為不家給人足邪太守曰此生言是賜

良觀魚良觀魚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取以言受進終不

之罪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辰之謚也文子家臣名俱孫行與文子同

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為大夫臧文仲曾大夫臧孫辰也臧

下惠為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進達之孔子譏之曰臧

文仲其竊位者幾知抑下之賢而不與立事並見論語也敢束愚瞽犯

冒嚴禁顯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髮皓然衣冠甚

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

試蕭何薦韓信於高祖曰陛下必受爭天下非信無可今以良為議

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府令徐

匡鈞就車收御者送獄鈞留詔書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

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禮為大不敬匡

執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弛廢帝雖赦匡

猶左轉良為即立長即立縣名屬東海郡即左氏傳之祝後遷司

徒長史哀帝改丞相為大司徒司徒直仍舊中興每處大議輒據經

典不希旨偶俗以徵時譽帝嘗事竟復拜議郎卒於

承宮字少子世本承姓衛大夫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歲為

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

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

主其不還求亦得宮欲為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

續漢書曰宮嘗出行得虎所食肉分門下取皮上師經典既明

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

之蒙陰山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

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

三府謂太尉永平中徵請公車駕臨辟雍召宮拜博士遷左

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懇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

時此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勅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

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續漢書曰

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哀歎賜以冢地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續漢書曰官子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為縣吏東觀記曰

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庶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東觀記曰均

均於是客於濮陽濮陽今濮州縣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

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

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

獲遜讓比徵辭病淳黎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

常吉哉章明也吉善也言為天子當明顯其有常德者優其真則政之善也尚書各錄其言其賜均義殺各

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續漢志曰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為太尉謝承書曰典太桓

帝立以定策封厨亭侯典少篤行隱約隱指靜也博學經書

帝立以定策封厨亭侯典少篤行隱約隱指靜也博學經書

弟子自遠方至

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藝術靡不貫綜受業者百有餘人

建和初四

府表薦

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謝承書曰此性明達志節清亮蓋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鸞胡廣舉有道方正皆不應

帝公車徵對策

帝公車徵對策

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為侍中時帝欲廣

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既已且百頃猶增而深之非所以

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墨子曰

尺上階三等茅茨不翦天祿不斲級土塗墼土劍鑿梁之飯菽藿之羹

日葛衣文日既表是約已也文帝嘗作嘉臺乃計之曰直百金帝曰百金中

十家之產何以臺為官室苑囿照所父卒襲封出為弘農太守轉

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

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以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莫敢諫

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

日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禍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已一曰

選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前書曰成帝時同日封王氏五侯其日天官

黃露四塞哀帝封丁傅日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

力臣約曰非劉氏不王非一切削免爵土以存舊典帝不

從頃之轉大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諮問之

書曰天子宗典道懿尊為國師位特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每得

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以諫爭違旨免官就國會帝

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

位上列謂之烏春秋元命且烏烏反哺報德況於士邪小爾雅曰純

包曰烏孝鳥也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

大鴻臚並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

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

宜備國師會病卒謝承書曰靈帝即位典與竇武王暢陳蕃等謀共

卒使者弔祠竇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謚曰獻侯典兄子

謙謙弟温相繼為三公謙字彥信初平元年代黃琬為太

後漢下

列傳七

七

尉獻帝遷都長安以謙行車騎將軍為前置明年病罷復
為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為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
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謙故不加罪轉為前將軍
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鄆侯鄆音盤李傕殺司徒王允復代允
為司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年卒謚曰忠侯温字子柔
初為京兆郡丞前書三輔丞武帝元
鼎四年置秩六百石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
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以振窮餓所活萬餘人
獻帝西遷都為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楊彪
為司空免頃之復為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
傕遂擄掠禁省劫帝幸北鵠外內隔絕傕素疑温不與已
同乃內温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城温與傕書曰公
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屠啗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

見前戶說也今與郭汜爭懸皆之際以成千鈞之讎

傳二十斤為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

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

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不達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

弗改滅其項凶滅沒也周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王弼曰大不
過之極過之甚者也涉難過其故至于滅頂凶也不

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傕

大怒欲遣人殺温董卓從弟應温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

免温從車駕都許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為掾

操怒奏温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莊典以義黜

謂蔡邕本良
以壯贖罪也宮由德揚大儀鵠髮見表憲王鵠髮自
髮也少卿志仕

終乘高箱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桓譚馮衍列傳第十八上

後漢書二十八

南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

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

父成帝時為大

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

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聲成文謂之音律謂六律黃鍾太簇姑

洗穀賓無射夷則

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

句說文曰詁訓古言也章句謂離章辨句委曲枝派也

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

辨析疑異性嗜倡樂

倡俳優也簡易不修威儀而意非毀俗儒

由是多見排抵

無擊也音然哀平間位不過郎傳皇后父孔鄉侯

晏深善於譚

傳皇后哀帝后

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文弟為昭儀皇

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

陰求陳皇后之過

子夫衛皇后也本平陽主家驪者得幸於武帝生男據遂立為皇后陳皇后武帝姑長公主嫖女也

擅寵十餘年無子聞子夫得幸幾之者數焉上怒遂挾婦人媚道事覺廢居長門宮嫖音匹歎反見前書

而陳后終廢子

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父可不
憂哉晏驚動曰然爲之柰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
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
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
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執貽致譏議不如謝遣
門徒務執謙慤此脩己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
常客常或作賓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
求傳氏罪過遂建后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傳氏
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爲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
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
主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裹緇德美作符命
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特爲掌樂大夫更始立

君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
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
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
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
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
是也莊王名旅穆王商臣之子也孫叔敖楚賢相也言欲爲國於是未知何以得之叔敖曰國之有是衆
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
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
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
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
事原見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

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

躁猶動也謂躁

捷不定之人也昔董仲舒

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

前書見

夫更張難

行而拂眾者亡

拂違也音扶弗反

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

賈誼洛陽人也事文帝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

人人各如其志所出絳灌之屬堂上之文帝亦疏之乃以誼為長沙太傅晁

錯穎川人也事文帝為太子家令號曰智囊景帝即位為御史大夫請削諸侯之郡後七國反以誅錯為名遂奪斬錯見前書世雖有

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

天下之姦皆合眾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

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

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

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

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

明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

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復刑如

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禁而抑末利是

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

官為此所以抑并兼長庶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佃貨中

家子弟為之保役中家猶中等也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

封君比入收稅謂舉錢輸息利也東觀漢記曰中家子弟為之保是以眾

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

賈自相糾苦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月與也東觀記

多通侈靡之物雖執綺繡鞋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為下

奢謀而置宿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大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

化宜抑其路使之猶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

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

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

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關二門也今
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一其法度班
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法也書
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疇賞少薄天下
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
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
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
仁義正道為本非有竒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
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論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注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之分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
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伎謂方伎醫方
術明字義和史卜之官也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

之哉東觀記載譚書云矯稱孔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

之術甚為明矣黃白謂以藥化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而乃欲聽納識記又何

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言偶也陛下宜垂

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

語詳通人之雅謀雷之發聲衆物同應俗人無是非之心又臣聞

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介甲也冑今聖朝

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

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

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

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莫知與之為

取言先饒與之後乃可取之老子曰將欲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
取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

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

剋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揚州之洛陽記曰

臣不讀識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識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

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

郡丞六安郡故城在今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初

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

善焉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神四言體五見微六說非七啓寤

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東觀記曰琴道未所著賦詠書奏

凡二十六篇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

鄉里以為榮

字敬通京兆杜陵人東觀記曰其先上黨潞祖野王元帝

大鴻臚野王字君卿奉世之長子也東觀記曰野王生於

行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王

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行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

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行為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

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

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行以書

示之行因說丹曰行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

權之所貴也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

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

於諸侯左氏傳齊晉戰于鞌晉卿韓厥逐及齊侯齊臣逢丑父乃與齊

於此將為戮矣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故之以勸事君

五

者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

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祭仲鄭大夫突及忽皆鄭莊公子也莊公薨太子忽當立公子突宋之出也故宋人

宋人執之謂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人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反詭

乎經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詭

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詭遺故易曰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皆周易下繫之詞也若夫知其不

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

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怠懈也言當急趣時張良

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五代相韓謂良父及祖相韓之五王也後秦滅韓良家宦人乃

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得力上為鐵椎重百二十斤擊始皇於博浪地名在鄭州武陽縣

南椎音力追反謂擊之也勇冠乎育育名高乎泰山育音育也

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應褒漢武人宣

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

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詩小雅

應與汝武歌且舞言漢氏之德人歌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

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

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與社稷之利除萬

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

原身膏於草野輿輻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為

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冊不能從

進及睢陽復說冊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

況其昭哲者乎哲明也商鞅謂秦孝公曰愚凡患生於所忽禍

發於細微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

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語見史記商鞅

傳贊猶惡也史記贊作疑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庸常也金石以論堅也襲當世

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役也

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無

縣名屬東平郡故城在今鄆州河昌縣東行乃亡命河東華嶠書曰丹死行而歸更以亡

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君末字

宣之子司隸校尉衍因以計說永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慙之言以測

幽寘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論深達也

引謂引事與君爭也事非一塗故曰萬機之變也書曰一日二日萬機東

觀記衍更始時為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

為揚化大將軍掾碎節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自明君

以下皆是諫節禹之詞非勸鮑永之說不知何緣有此非違是故君臣

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聞不忘今衍幸逢賢明之日

將值危言之時危猶高也論語天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

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離遭也

程郭起兵於東郡莽發八將繼以西海之役莽位股西南夷明王

莽遣諸將校尉實况擊之巴蜀沒於南夷為侯王莽怨恨攻益州殺

大其緣邊破於北狄莽建國三年烏珠單于

守略吏人畜產不可勝數遠征萬里暴兵累年露

也禍罕未解兵連不息筆謂相刑法彌深後為不須時令自

是秦夏斬賦歛愈重眾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

內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

疇蕪穢疾疫太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

騰波涌更相駘藉莽時江湖海澤糜沸青徐荆楚之地四垂

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

匹夫僮婦咸懷怨怒僮猶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

宛葉之眾將散亂之兵唾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

摧九虎之軍

莽未下江兵節韓王臣攻武關莽乃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以捍匡等擊破六虎敗走三虎乃保京師倉儲

關迎更始

雷震四海席卷天下

帝教言讓除禍亂誅滅無道

一暮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

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此上一句司馬語天下

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

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言其易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也

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倫亦理也殺八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

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毛草也臣賢宗行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

乎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

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

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

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言當效其節

身而巳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王

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申伯周宣王也召虎召穆公也吉甫謂尹吉甫也皆攘其蝥賊

喻姦盜侵漁也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

棟此誠不可以忽也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榦崩將壓焉且衍聞之兵久

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邯鄲

謂王即也真定謂劉揚也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

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地東

帶各關北逼彊胡并涇關也要害之塞故曰年穀獨熟人庶多

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

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史記子貢說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卒

音倉忽反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

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東觀記曰無謂無賢路有聖人審得

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

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兵甲已具

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

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

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

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

之論觀孫吳之策孫武三王閔盧將軍吳起魏文侯將法著其書也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

之白黑白黑猶賢愚也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

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伊尹求既素重

行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術為立漢將軍東觀記曰特

將五人也領狼孟長屯太原狼孟縣名屬太原郡故城在今并州陽曲與上黨太守

由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

美并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

延所獲東觀記曰節禹使積弩將軍馮楷將兵擊邑楷悉得邑母弟妻子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

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為上黨太守東觀記曰遣騎都尉弓里將

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求衍求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

東觀記衍與邑素行乃遣邑書曰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

其忠晉文公重耳辟麗姬之難出奔孤偃字也趙武逢難而程嬰明

其賢趙盾晉卿生趙朔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

賈誅趙氏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趙朔客程嬰公孫

杵曰杵白謂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生男吾奉之

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乃索於宮中夫人置兒

於篋中祝曰趙宗滅乎若噓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曰今一

索不得後必復索之杵曰乃取它嬰兒負之匿山中諸將共攻殺杵曰并

孤兒然趙氏直孤乃在程嬰所即趙武也居十五年晉景公乃之趙武為知而復其田邑事見史記

三王北月叛赤眉危國三王見天下螳動社稷顛隕螳動喻衆是忠

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

文帝初與郡守始為銅虎符竹使符分持其一以為瑞信剖即分也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

三關西為國蔽三關謂上黨關壺口關石陘關也陘音形柰何舉之以資疆敵開天

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張儀說秦王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開天下曾季斯曰所謂借為兵

而齊盜行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猶屈膝也左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臣無二心古之制

也挈瓶之智守不假器解見左傳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

易其辭晏子春秋曰齊大夫崔杼弑齊莊公乃劫諸大夫盟有敢不盟者執鉤其頸劍承其心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室者盟神視之言

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十人而後及晏子晏子奉血仰天曰崔氏無

道而殺其君若有能復崔氏而嬰不與盟神視之遂仰而飲血崔氏曰晏

子與我則齊國吾與共之不與我則戟在脰劔在心子圖之晏子曰劫吾

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留吾以刺而背其君非義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

不回嬰可回而求福乎劔刃鉤之謝息守成晉以晉魯不喪其邑

宜兵推之嬰不革矣崔子遂釋之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楚謝息為孟孫守邾邑晉人求

之禍外無挑萊之利且為萊字以萊文又連挑後學者以挑萊易明

而挑萊難悟不究始終輒改萊為萊衍集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

取藉為左右蓋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賤而

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

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庶其邾大夫以邾邑漆間丘奔魯故

言竊邑畔君以要利也牟夷莒大夫竊牟夷及防茲來奔昭公三十一年

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各彰此所謂三畔人名者也為伯玉深計

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

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紆

怨紆緩也音舒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

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史記曰趙孝成王時韓上黨太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不守上黨入

之於秦其吏人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段之何如豹曰聖人其惡無

故之利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必勿受也趙王不聽遂發兵取上黨於是秦人圍趙既其卒四十

萬秦又圍邯鄲又攻西周拔之故言懷周趙之憂前年猶往時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

之難延陵邑名吳公子季札所封故以號焉左傳魯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齊見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晏子因陳

桓子以納邑與政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謂子雅高謂孫林父違穆子尾皆齊大夫左氏傳昭公八年欒高之難晏子無罪孫林父違穆

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孫林父衛大夫孫文子也穆子魯大夫叔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儀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

後寡君未知所過孫子無詞亦無慘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至襄十四年孫林父逐出衛獻公以為伯玉聞此至

獻公復入國林父逐以戚邑畔是陷於終身之惡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

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駑怯亦欲為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

哉戰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聞者老母諸弟見執

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

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

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

兒橫分邑之願也聞者上黨黠賊大眾圍城義兵兩輩入

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即劉自試智勇非不能當

誠知故朝為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謂鄜也隴西北地

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言明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沒身

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

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為老母拘執恩所

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

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為況今位尊身

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君長也揭節垂

組自相署立揭音其謂反謂負也蓋仲由使門人為臣孔子譏其欺天

孔子有疾仲由欲使門人為臣以大夫之禮葬孔子孔子謂曰由之行詐也吾誰欺欺天乎事見論語君長據位兩州

加以一郡衍集鮑求行將軍事安集并州擁兵而河東畔國兵不

入彀聞更始敗故諸國時也不入彀言不從上黨見圍不窺大谷

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

倍道之赴若黑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脰存楚衛女馳歸

唁兄之志衛女衛宣公庶子頑之女為許穆公夫人其兄即懿公也夫

衛亡思歸唁之不得乃賦詩思歸唁之詩事見左傳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

樂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為臣焉知為主豈厭為臣

思為君父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言不可也孟子曰事敗

危要思邑言衍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說為求衍

信之故屯兵界休界休縣屬太原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

以惑百姓求遣弟升及子壻張舒誘降涅城東觀記曰升及

李匡先反涅城開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謂者紀回為舒家在上

黨邑悉繫之又書勸求降求不答東觀記載邑書曰愚聞大夫

而由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眾而據壁欲襲六國之

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為列類之盟與兵皆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壤交

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意於

漢智的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為飲器君長命出征擁帶

徒士上黨既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頭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

仇技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

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

先知故三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為今故主已敗新主既

成四海為羅網天下為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為

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智也絕鮑氏之姓發子都之業誦堯之言

服祭之行悲天命也張舒內行耶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婁黨已收

三侯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詰者舒也
能吏舒宗者予也永邑遂結怨焉
自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馮

翊人也後為漁陽太守
東觀記曰邑馮翊連荷人也其先齊諸田父豐為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漢學

道病徵還為諫議大夫病卒
能善屬文為漁陽太守未到官
帝忿行等不時至求以立功得

中降於河內
不加冠幘但以一幅巾飾首而已
帝忿行等不時至求以立功得

贖罪遂任用之
立功謂說下懷
而衍獨見黜求謂衍曰昔高祖賞

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
季布項羽將數窘漢王漢王即位赦布以
為即中丁固季布母弟為項羽將亦高

祖高祖急顧謂丁固曰兩賢豈相厄哉
丁固引還高祖即
今遭明主亦

何憂哉行日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

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

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

此並陳軫對秦王之詞也見戰國策引之者
天命難知入道易

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行曲陽公

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

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
續漢志曰建武六年九月丙寅
行

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

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

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行為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

略是時略為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主護尚書周生豐

曰行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
風俗通曰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字偉防太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

為豫章太守
請約險惠
護等懼之即共排間行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

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行行遂與之交結由是

為諸王所聘請
興及就並光烈皇后母弟也行集與陰就書曰行聞

情合聲比則應也伏見君疾忠孝之性慈仁殷勤論議周密思慮深遠願

以微賤數蒙重恩被疾大惠行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緣命先犬馬懷抱不
報無所効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行不自量願疾

白以術倫門衛部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天不激不能斃刑不念舊惡名
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取惟疾哀憐深留聖心則蘭館之日愈復何恨
尋為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
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行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
時行又與就書曰秦曹掾馮衍叩頭死罪衍材素愚篤行義汗穢外無鄉
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猥蒙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問者掾史疑行之
罪哀懇願山當為灰土頓蒙明察察其素行後從首領倍知厚德篤於慈
以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關冀先事自歸十一日到十
二日書報歸田里即日束手詣台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贖兩
又疾大困其真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
敢復與親故通

桓譚馮衍列傳第十八上

列傳第十八下

後漢書二十八

南宋范曄讓唐章懷太子賢注明汪文盛高毅傳汝舟校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

則疏譽之則親史記曰魏無知薦陳平於高祖高祖以平為將絳

大王令護軍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高祖讓魏無知曰臣所

言者祗也陛下所問者行也禁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盜嫂受金又何足

疑高祖乃令平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

之以德則為功魏尚槐里人文帝時為雲中守匈奴不近雲中後

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賞太輕帝遠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

見妒於公孫弘史記曰董仲舒為人黠直公孫弘習春秋不如董

之時膠西王帝兄驕縱弘乃言於上曰獨仲李廣奮勇即於匈奴見排

於衛青史記曰李廣驍西成紀人也為前將軍從衛青討匈奴青不
使當匈奴廣乃大道後期青令對簿廣乃引刀自刺知與不
知莫不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臣行自惟微賤之臣上無

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之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

免讒口濟然嫌豈不難哉臣行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

門之禍行之祖馮參忠正不屈節於王氏五侯參姊為中山王太后後為哀帝祖母傳太后所以大逆參自殺親族死者十七人

而臣行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

之利四邪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

敬慎周密內自脩勅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與知臣之貧

數欲本業之欲遺其財為立基本生業也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

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論語載孔子言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故引以為言也昔在更始

太原執貨財之柄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

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青

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力行謂盡力行善道也禮記曰而外

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疏遠罷

不用行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

馮子以為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老子德經之詞也言可貴可賤

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風興雲蒸一龍一蛇方朔賦子書曰聖人之

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

舍史記司馬談之詞也言法度是非皆隨時俗物所趨則向之所舍則違之所謂隨時之義也常務道德之實

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抄小之禮蕩佚人間之事放蕩縱逸不拘恒俗

也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

謀顧猶及也儻儻卓異貌也喟然長嘆自傷不遭遭遇久棲遲於小官不

得舒其所懷憂也抑心折節意懷悲夫伐冰之家不

...

...

利雞豚之息

言食厚祿不當求小利也禮記曰畜馬十乘不察於雞豚伐水之家不畜牛羊伐水謂鄉大夫以上以其

喪祭得賜水故言伐水也韓詩外傳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委

大夫不言委積駟馬之家不持雞豚之息伐水之家不持羊之入也

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韓詩外傳曰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委積之

寡有所措也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

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為身求者不

能成其功言不可兼也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據職家彌

窮困卒離飢寒之灾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

之崩也營之以為園奉世為右將軍即初之曾祖故言先將軍渭

安北四十六里奉世墓入義陵塋中所以行不得入葬而別求也於是以前新豐且之東鴻門之上壽

安之中太上皇思東歸乃遷豐邑入於此立縣故曰新豐鴻門地執

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鄠山北屬涇渭東瞰華龍門之陽

三晉之畧龍門河所經令絳州縣西顧豐鄠秦之丘宮

之址豐鄠二水名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鄠秦本封在隴西秦縣周平

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坐焉行墓在今新豐縣南四里退而幽居蓋忠

臣過故墟而歎歎孝子入舊室而哀歎史記曰箕子朝周過

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設人聞之皆為流涕

禮記檀弓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入室反諸其所養也反而亡焉失

之哀於是為甚也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

墓蕪穢春秋茲嘗昭穆無列司馬相如賦曰墳墓蕪穢而不修年

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脩孝道營

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

乎松喬之福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能入火自燒嘗

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

目八紘南子曰九州之外乃有八紘八紘之外乃有八紘也歷觀

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兮崩

夫觀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

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疆界也理正也詩曰我疆我理九野

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

章玄妙之思也其辭曰

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開發皆始也爾雅曰春為發生甲子之

朝兮汨吾西征君舉事尚早故以朝言之汨行發軔新豐兮裴

回鎬京朝止車木也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飛廉

悲時俗之險阨兮哀好惡之無常特既險薄所以好惡不同棄

衡石而意皇兮隨風波而飛揚衡石衡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

而慕古今兮豈時人之所意言時俗溺於權利也同已則親之異已

先聖之成論兮邈名臣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

貴之樂耽沮敗也魏陵也耽亦樂遵大路而裴回兮履孔德

之窈窕固衆夫之所眩兮孰能觀於無形遵循也大路大道

行勁直以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慙兮遂

定志而弗改離遭也尤過也羌語發聲也言古人有為勁直行而遭

情兮將以蕩夫憂心傷已不逢堯舜也蕩散也往者不可攀接兮來者不

可與期病沒世之不稱兮頽橫逝而無由言唐虞往不可攀

播兮超略陽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雍

名曰右扶風故城在今岐州雍縣南時者止也神靈之所止也史記曰秦

并天下祠雍四時漢加黑帝謂之五時消搖觀望也超過也略陽名

於古人遂守志不改也

又不可豫期所病終身之後名譽不稱又頽橫逝

而其路無由也論語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而及將來賢哲

而及將來賢哲

而及將來賢哲

焉天水郡今隴州隴城縣
大魏夫婦父子兄弟也
陟九峻而臨巖
薛公聽涇渭之波聲
此巖音才結反嶭音五結反
顧鴻門而敷教兮哀五孤之早零

何天命之不純兮信五罪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辜兮齋此
恨而入冥零落也吾孤早零即上所謂喪元子者也子既早零未有
也嗟我思之不遠兮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眠兮恐

余殃之有再淚汎瀾而雨集兮氣滂淳而雲披心佛鬱而
紆結兮意沈抑而內悲言已往者託於貴戚之權幾陷誅戮之罪

行之差我方觀壺口之崢嶸悼丘墓之蕪穢兮恨昭穆之
不炊宋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山在上黨東村之遠祖馬亭為韓上黨守

上黨縣西行在關中遙相望之即序所謂通視十
里一眺見是舊都者也嗟我高大貌崢嶸深遠貌
兮壽甫其不與耻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

而乃信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
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伊尹

不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
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天下之壯犬也淮南子曰絆騏
驥而求千里術喻已有高才而不申所以獨慷慨遠覽非庸庸之徒所能

識也識協音志卑衛賜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
兮故收功於此路卑賤也阜積也衍賤子貢也貨殖慕顏回樂道所

之所產兮嘗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奇
策追周棄之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迹周禮五土一曰山林二曰

循四時之代謝兮兮五土之刑德相林麓
若苟求富貴恐致黜辱故於此路收功也

策追周棄之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迹周禮五土一曰山林二曰

策追周棄之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迹周禮五土一曰山林二曰

五曰京隰家語曰地東西為綿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穀梁傳曰
林屬於山曰麓周禮曰山林動物宜毛植物宜阜淮南子曰分水蜀宜麻
濟水和宜麥河水調宜菽洛水輕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管
子曰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其水白而其宜黍林三十一尺而至於
於泉其水黃而有臭宜大菽與麥二十七一十四至於泉其水鹹宜稻與麥
此嘗水泉之所殖也周易曰神農氏斷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
天下蒸取諸益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軒轅黃帝也大
戴禮曰黃帝時播種百穀草木節用水火財物人得其利周棄帝磨之子
為兒之時其游戲好種樹麻菽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人皆法則之
帝棄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利其利故言遺教軼過也范蠡南陽人事越
王勾踐苦身戮力竟成吳報耻既而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與其私
屬乘舟浮海以行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終身不返是絕
迹陟隴山以喻望兮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與兮情
惆悵而增傷喻猶也古字通八臨見河華之決莽兮為秦晉
之故國憤馮亭之不遂兮愠去疾之遭感馮亭以上常澤趙
秦城也於長平而

事死故言不遂愠也馮去疾為秦丞相自亥元年用趙高計殺皇大臣
咸見誅戮無遺脫者其遺感也亭及去疾皆初之先故遠懷憤怨也

流山岳而周覽兮徇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
近淮濟而上征碣石海畔山也在今平州東洞庭湖名也中有洞
山在今岳州西南行既不同流俗情多憤怨也

名都哀羣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為墟燕都今薊縣也齊都
營丘今臨淄縣也宋

馳中夏而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兮心幅
憶而紛紜紆軫猶盤曲也幅憶猶纏結也惟天路之同軌兮或

帝王之異政其舜煥其湯湯兮禹承平而革命惟思也言思
上天之路軌

孰可與論茲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楚詞云心餘憚
而懷感廣蒼云餘憚禍福未定也餘音亡乎反憚音亡

也并日夜而幽思兮終餘憚而洞疑高陽頊其超遠兮世

有其謀而疏通訊夏成於其澤兮傷帝典之始傾頊成康之載

故對輿之論事訊夏成於其澤兮傷帝典之始傾頊成康之載

德兮諒南風之歌聲訊問也哉禹子也尚書曰哉與有苞大義王

不恭故啓征之於甘野甘野在今鄆縣啓既德薄同姓相攻故傷帝與之

德也易曰德積載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三十餘年而不用周

南召南謂國風之首篇歌文王思唐虞之晏晏兮揖穆契與為朋

苗衣商紛其條暢兮至湯武而勃興尚書考靈輿曰攷飭政明文

謂之晏晏名棄為堯后穆契為堯司徒與十四葉孫號湯成夏桀而王有

天下后穆十六葉孫周武王滅殷紂而王天下勃盛貌也左傳曰其興也

焉昔二后之純粹兮每季世而窮禍弔夏桀於南巢兮哭

殷紂於牧野三后夏殷周也借其不能始終純茂每季世而窮其

為西戎所殺也雖賢曰昔三后之純粹何樂紂之倡被南巢地名詔伊

尹於亳郊兮享口望於豐洲功與日月齊光兮名與三王

爭流詔召也亳湯都在京兆杜陵亭呂望周太師冀楊朱號乎衢

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染之易性兮然造作之弗思

馬曰揚子見塗路而哭者為其可以一用可以北傷其本同而未異也墨子

南生穿鑿則岐路競馳故墨子知漸染之易性楊朱悲造作之弗思美

雖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拮桓文之

誦功薛夫子韓詩章句曰詩入言雖以獨負紮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

人君內傾於色大人見其萌故誦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方言曰拮取

也誦詩也齊桓公晉文公俱有霸功孔子曰晉文公誦而不正齊桓公正

而不誦時周衰政亂桓文能統率諸忿戰國之溝禍兮憎權臣之

擅彊黜楚子於南郢兮執趙武於溴梁周室衰微七國交爭

魏晉稱王孔子修春秋以蠻夷大者不迴子故皆黜曰子又春秋稱公會

盟宋衛鄭曹莒邾薛杞于溴梁戊寅大盟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

盟何信在大夫何言乎信在大夫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漏刺天下之

大夫若若綴旒然趙武晉卿趙文子也時晉為盟主文子晉之正卿而為

不臣之行故欲執之也溴水名在河內軹縣東善忠信之救時兮惡

詐謀之妄作聘申叔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申叔楚莊

申叔時者也左傳陳夏徵舒弑靈公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因城陳為縣

申叔時諫莊王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諸侯之

從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乎

臣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聘謂問之也特准在陳而兼言蔡者蓋

蔡與陳同

以陳蔡相近因連言之也荀息晉大夫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重
棘之壁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
假道於虞以滅虢之誅初牛鋤之介聖兮討臧倉之愆知嬖子反於

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犂鋤齊大夫介猶間也韓子曰仲尼為
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犂鋤曰

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遺魯公以女樂以驕其意魯君樂之必怠於政
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景公曰善乃令犂鋤以女樂遺魯哀公樂

之公怠於政仲尼諫不聽遂去之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曰
日君出必命有司所之今已駕矣敢請云曰吾將見孟子曰君何為

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子後喪論前喪君無見焉
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君將來見嬖人臧倉者沮君是以不來孟子曰

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者能使予不遇想道譎也知謂明於事也
子反楚大夫也言側察撰字呂忱音仕者反勉也東觀記作譎字此雖作

撰蓋亦譎刺之意也春秋經書宋人平魯傳曰魯平不書此何以書賤
島為賤平者在下何休注云譎子反華元專盟不與君命故賤之然則子

反適命盟蓋以平宋城下而言彭城者彭城宋之邑故惠以言之左傳宋
大夫魚石等出莽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宋人圍彭城楚子重救彭

城宋此言子反蓋衍誤也如曰不然或別有所據管仲齊桓公之相名
與吾夷儀邢邑也翟人城邢管仲輔齊桓公築夷儀以封邢邢遷如歸於

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不為已動也是故天下歸之唯能用管夷
吾而霸功立事見國語以其能輔王成業故誌夷儀而爵賞也疾兵

葉之寢茲兮古攻伐之萌生沈孫武於五湖兮斬白起於

五湖兮復斬也孫武吳王闔閭將也善用兵越絕書曰太湖周二萬
頃震湖云大湖有五湖故謂之五湖一湖射湖射湖貴湖及太湖

為五湖並太湖之水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稱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
史記曰白起郿人也事秦昭王以上將軍擊趙於長平前後坑斬首虜四

十五萬長平地惡業巧之亂世兮毒縱橫之敗俗流蘇秦於洹
名在今澤州也

冰兮幽張儀於鬼谷叢細也毒恨也閩東為從閩西為橫蘇秦洛
陽人也師事鬼谷先生為從說說關東六國

為從親以畔秦會於洹水之上刺白馬而盟張儀魏人也與蘇秦同師為
關西橫說說關西六國令事秦皆尚誣詐不遵道德洹水出於郡林慮縣

昆谷谷名即鬼谷先生所居地在今洛州洛陽城北此業或作聚義亦通登德化之陵遲兮列刑罰之

峭峻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陵遲言頹替也登猶
清也烈慘也商鞅姓

公孫氏好刑名之學事秦孝公變法今使人什五相司行禁相連坐不告
竊者要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告

異者倍其罰行之四年秦人富強歸韓非之諸公子也亦好刑名法術之
學口吃不能言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十餘萬言皆尚法術少仁

恩並見諸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城先王之法則兮

禍慶淫而弘大謂貴也跋扈猶驕梁也李斯上蔡人為秦丞相上書
曰今書生不師今而學古惑亂黔首臣請非秦記借

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燒之令下三

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是城先王之法則援前聖以制中兮

援前聖以制中兮

矯二主之驕奢盛女齊秋絳臺兮饗椒舉於章華也驕引

正也盛餉也女齊晉大夫司馬侯也絳晉國所都國語曰晉平公為九層之臺又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曰自其父之死吾後與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天子終之無不可者是女齊事君必有規諫必諫作臺但書典散亡無以言耳椒舉楚大夫伍舉也饗宴也章華臺名在南郡華容縣楚語曰靈王為章華之臺與椒舉升王曰章華美乎對曰臣聞國君服麗以為美安人以為樂不聞其以土木之崇為高為美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約至國氣大不過容宴豆用不煩官府人不廢時務今君為此臺國人疲焉財用盡焉臣不知其美二主謂晉楚之君二或作

亡擄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風襄宋襄於泓谷兮表季

札於延陵擄布也眇微也公羊傳曰宋公及楚戰于泓之陽楚人濟也君子不克人於險吾雖亡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君子不鼓不成列也陳然後擊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季札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封於延陵昆弟四人禮最久而賢壽夢卒諸元欲立之孔棄其室而耕乃捨之泓音烏萌反

撫仁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觀鄭

僑於秦有兮訪晏嬰於營丘撫拾也鄭僑鄭大夫公孫僑也秦有秦穆公孫嬴也營丘齊國水名鄭詩曰秦與有劉其

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方迷不知

之南北晴陰晦貌也詩曰晴陰其陰楚素蚪而馳騁兮乘翠

雲而相佯就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四馬曰駟蚪龍

詞曰駟王蚪以乘駟兮爾雅曰馬高八尺為龍司馬相如曰駟蒼蚪兮一素蚪相佯猶逍遙也伯夷孤竹君之子周武王時義士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揚推反駭曰將折中乎重華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殷湯伐桀囚光而誅光曰非吾事也至殷武丁時武丁欲以為相光不從遂投於梁

車相得故曰愈明愈猶益也款子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欽

真人之德美兮淹躊躇而弗去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為天子乃去而耕禹往

見之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子夫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理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勸不罰而人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盡行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款誠也真人即謂子高躊躇猶躑躅也東觀記曰高字作喬謂仙人王子喬也義亦通

意斟懃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許

由於負黍軻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頽許聞至言而曉

領兮還吾反乎故宇斟懃猶遲疑也澹定也俟待也容與適從容也莊子曰許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吾日出而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作日入而息道遙天地之間吾何以天下為哉遂入深山莫知所終許由
字武仲堯時高士隱居箕山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堯聞其言遂洗耳於
水負黍亭名在洛州陽城縣西南許由墓在其南林謂
食馬以粟字林曰許水涯也愷音市林反或作堪字 覽見天地之幽

奧兮統萬物之維網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此
以下既反故字乃欲尋暗見天地究極陰陽幽與謂深遠也維網猶宗相也
五德五行之德也施之於物則為金木水火土施之於人則為仁義禮智
信躍青龍於滄海兮豢白虎於金山豢豢嚴石而為室兮託

高陽以養仙神雀翔於鴻崖兮玄武潛於嬰冥伏朱樓而
四望兮採三秀之華英 天有二十八宿成龍虎龜鳥之形在地為四

北方為龜蛇豢養也金山西方之精也神雀謂鴻也玄武謂龜蛇也位在北
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嬰實猶晦昧所謂幽都也行既反故字豢豢
也前書曰仙人好樓居故云伏朱樓而四望也楚詞曰採三秀於山間工
逸曰謂芝草也東觀記及衍集秀字作奇英字作靈次下云食五芝之茂
英此若是芝不宜重說但不知三奇是何草也范攸奇為秀恐失之矣

慕前修之夸節兮曜往昔之光勳 慕前修之夸節兮曜往昔之光勳
原之靈也 慕前修之夸節兮曜往昔之光勳 慕前修之夸節兮曜往昔之光勳

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 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
洋洋美也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陸離王逸注云岌岌已廣德不
用故高冠長佩尊其威儀整斯服飾以異於眾也六醴蓋六氣也楚詞曰
餐六氣而飲沆瀣茅君內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一曰龍仙芝以交
龍之相負服之為太極仙鄉第二名參成芝赤色有光真枝葉如西石之
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服之為太極大夫第三名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菜
葉上有燕象光明洞徹服一林拜為太清龍虎仙君第四名夜光芝其色
青其實正白如李夜視其實如月光照洞一室服一珠 健六枳而為齋

為太清仙官第五名白玉芝剖食拜三官正真術史 健六枳而為齋
入兮統萬物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廷兮列杜衡於外術 入兮統萬物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廷兮列杜衡於外術
說蘭字楚辭曰蘭兮芳卉木喻已立身行道依仁履義猶屈原離江蘇與
薛芷紉秋蘭以為佩之類也 健立也枳芬木也晏子曰江南為橘江北為
枳枳之為木芳而多刺可以為雜此為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案周書小
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釋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
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因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
上下相維憑為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此為六蕙香草也杜杜若
也蘭即澤蘭也芷白芷也一名符離一名攢歛十雜靡蕙兮攢不蘭

攢歛十雜靡蕙兮攢不蘭 攢歛十雜靡蕙兮攢不蘭
攢歛十雜靡蕙兮攢不蘭 攢歛十雜靡蕙兮攢不蘭

攢歛十雜靡蕙兮攢不蘭 攢歛十雜靡蕙兮攢不蘭
攢歛十雜靡蕙兮攢不蘭 攢歛十雜靡蕙兮攢不蘭

攢歛十雜靡蕙兮攢不蘭 攢歛十雜靡蕙兮攢不蘭
攢歛十雜靡蕙兮攢不蘭 攢歛十雜靡蕙兮攢不蘭

與新夷光扈扈而燭燭兮紛郁郁而暢美華芳墨其發越兮

時恍忽而莫貴非惜身之垣軻兮憐衆美之憔悴積聚也

蘇蕙似蛇牀而香其根即芎藭也木蘭樹也香味俱似桂而皮薄新夷亦

也司馬相如曰煌煌扈扈照曜巨野又曰郁郁非華衆香發越也

忽也楚詞曰然增軻而留滯王逸曰增軻不遇也游精神於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

處清靜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大宅謂天地抗舉也老子曰

孝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鸞回翔索其羣兮鹿

哀鳴而求其友此言所居之處山林飛走之收誦古今以散思兮

覽聖賢以自鎮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道

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神鎮重也古之聖賢多困窮以守道故覽之以自鎮也孔子曰五十而

神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玄者幽微之謂也老子曰萬物莫

不尊道而貴德又曰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居賢又曰名與身孰

貴與其是則也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位於陵

之灌園兮似至人之髮髻非蓋隱約而得道兮美窮悟而心

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松之妙節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

焉曰願以境內累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

以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為此龜者寧死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

中乎使者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列女傳曰於

陵手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迎之子終出讒使者遂與妻俱出而

為人灌園孟子曰客居於陵故曰於陵子也至人守真養志言髻髻以之

也二子離病一時而聲流萬古蓋隱居困約而反得道之精窮懷悟理入

賢人之術離塵垢之窈冥也惟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

傲儻而高引兮頽觀其從容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傲儻德卓異

在後也顯宗即位又多短行以

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行娶北地女任氏為妻悍忌不得畜

媵妾得急兒女常自操井曰老竟逐之遂墮墮於時行集

與婦弟任武達書曰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

士有妻妾雖宗之恥微尚欲喻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賊如家道崩

壤五子之母足尚其門五年已來日甚威烈以白為黑以非為是造作
未安注首尾無罪無辜諷口吸者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鏡之心不重
國如嫉之情不憚喪身北難之長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辭流
嗟歎為供紉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為無痛徹蒼天毒流五
麻慈令人不賴生念令人不願禍入門者林繼嗣不育紛續繼子無女
江家貧無糧賤為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懷滄會無潤情之恩唯一婢武
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形影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
天叫呼若入冥殿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矣矣念兒曹小家無心
哀憐姜約常為奴婢則惻焦心事事何勝勝詞詞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
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姜竟奪婢又無母儀念
倉然驟殺放散冬衣不補帶坐化亂一錢不賈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念
侵犯根根見狼藉倚倚如居大上持賢行幼詞語百車劫戰在門何暇
有讓百尊環舍何可彊復舉宗宗人解說詞如階階口如布殺器備竟天
擊敲動地心不為惡身不為推且詳居錯且自為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
狗吠不驚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
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日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
身賤之日養贖長疽自生禍殃衍以室家為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
絕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闔明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
哉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賤貧居常慷慨歎曰行少事名賢
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金謂印也對謂綬也不來苟得
常有凌雲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類不來苟得

項脩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在貧年老案

于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術集有問交一篇書記

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初集見有二十八篇肅宗其書其文子豹

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為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

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

孝仿與宣孟書曰居室之義人之大倫思有手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

又自傷前遺不良比有去兩婦之名事誠不得不然宜中心之所好

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舉孝廉拜

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明

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由是數加賞

賜是時方平西域以豹有才謀拜為河西副校尉和帝初

數言邊事奏置戊己校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為尚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

論曰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

二子不其然乎史記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下道手

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

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驪然奈何同之哉士負能而遺行也負能

也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器已者而取

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如清易而怨義情難光武雖得之

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自此以上皆華矯之詞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

既往守節故亦彌阻於來情嗚呼衍為吏始舉哀既降執義守

用妨言義直所以見屈於既性也則

守節之人見於被黜彌阻難於將來

贊曰譚非識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失詭違也

國體必遺時禮兼上才益木微下秩

馮衍列傳第十八下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historical document or manuscript. The text is written in dark ink on aged paper. It appears to be a list or a series of entries, possibly related to a collection or inventory. The script is dense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due to its cursive nature and the presence of a large watermark.



